

昭盟函授

试用教材

写作知识

(上册)

赤峰师范函授部编

说 明

一、本教材是我盟中文函授试用教材之一，供我盟一九七八级中文函授学员使用。全书共分上、下两册，四学期学完。现在印出的是上册，下册将于年内印出。

二、编写本教材的目的，是为了配合函授学员的写作实践和作文教学，为函授学员提供一些较系统的写作基础知识和有关作文教学方面的材料，以指导他们的写作实践和作文教学，以利于提高他们的写作能力和进行作文教学的能力。函授学员可根据《自学进度表》中的规定，在函授教师的指导下，紧密结合写作实践选学其中有关内容。

三、因为印刷条件的限制，本教材没有附相应的范文。函授教师在讲授有关内容时，除

与《现代文选》、现行中学语文课本密切结合外，还可酌情选印少量范文，以弥补本教材之不足。

四、本书除《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写作》、《毛主席论写作》、《鲁迅论写作》，以及引论、第一章、第二章，系我部参照有关材料自编的外，其余各章分别选自安徽大学中文系《写作知识》、甘肃师大中文系《写作知识》、武汉师院《写作基础知识》等书。仅向这些材料的作者致谢。

五、因时间紧迫、水平有限，本教材一定存在不少缺点、错误。恳请广大函授学员、函授教师、辅导员随时把意见告诉我们。

目 录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

斯大林论写作…………… (1)

毛主席论写作…………… (6)

鲁迅论写作…………… (13)

引论…………… (18)

第一章 主题…………… (29)

第二章 题材…………… (38)

第三章 结构…………… (44)

第四章 表现方法…………… (63)

第五章 新闻的写作…………… (82)

第六章 通讯的写作…………… (90)

第七章 报告文学的写作…………… (98)

第八章 三史的写作…………… (108)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写作

真理是普遍的，它不属于我一个人，而为大家所有；真理占有我，而不是我占有真理。我只有构成我的精神个性的形式。“风格就是人”。

马克思：《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7页）

你怎么说就怎么写，怎么写就怎么说，在小学时老师就这样教导我们。可是后来人们却教训我们说：怎么指示你，你就怎么说；命令你说什么，你就写什么。

马克思：《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93页）

我要求他们：少发些不着边际的空论，少唱些高调，少来些自我欣赏，多说些明确的意见，多注意一些具体的现实，多提供一些实际的知识。

马克思：《致阿尔诺德·卢格》（《马克思

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436页）

最后，吹牛的实践又能变成只是理论范围以内的实践，因为我们这位圣者用最华丽的词句把他从来也没完成的事业

宣布为已经完成的丰功伟业，同时他还企图用响亮的词句把他惯用的陈词滥调冒称为自己的独出心裁的创造。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39页）

……我觉得人物的性格不仅表现在他做的什么，而且表现在他怎么样做；从这方面看来，我认为如果把各个人物描绘得更加鲜明些，把他们对比得更加突出些，剧本的思想内容是不会受到什么损害的。

恩格斯：《给斐·拉萨尔的信》（《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第1册第38页）

据我看来，现实主义的意思是，除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

恩格斯：《致玛·哈克奈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62页）

我认为倾向应当从场面和情节本身流露出来，而不应当特别把它指点出来；同时我认为作家不必要把他所描写的社会冲突的历史的未来的解决办法硬塞给读者。

恩格斯：《给敏·考茨基的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437页）

他（指马克思——编者）在这部著作中，把巴黎公社的历史意义用简短而有力的几笔描绘了出来，但是描绘得这样鲜明，尤其是描绘得这样真实，以致后来所有关于这个问题

的全部浩繁文献都望尘莫及。

恩格斯：《〈法兰西内战〉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25—326页）

……必须写得十分严密，叫这家伙无法答复，否则干脆不写。

恩格斯：《致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第348页）

……对于社会主义无产阶级，文学事业不能是个人或集团的赚钱工具，而且根本不能是与无产阶级总的事业无关的个人事业。打倒无党性的文学家！打倒超人的文学家！文学事业应当成为无产阶级总的事业的一部分，成为一部统一的、伟大的、由整个工人阶级的整个觉悟的先锋队所开动的社会民主主义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

列宁：《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列宁选集》第一卷第647页）

我们应当说真话，因为这是我们的力量所在，而群众、人民、大众将在事实上即在斗争后作出究竟有没有力量的解答。

列宁：《决不要撒谎！我们的力量在于说真话！》（《列宁全集》第9卷第283页）

第25号上“自己人”的那篇文章不好。尖刻，仅仅如此而已。尖刻的言辞千万要少一点。要更冷静地分析论据，更

详细地、更简明地反复说明事实真相。这样，也只有这样才能保证获得绝对的胜利。

列宁：《给“拥护真理报”编辑部》（《列宁全集》第35卷第104页）

对人民不能咬文嚼字，而要讲得通俗易懂。

列宁：《在出席全俄工农兵代表苏维埃会议的布尔什维克代表的会议上的演说》（《列宁全集》第36卷第453页）

请写得简短些，采用电报文体，如果必要的话，可以另加附件。写长了我根本不看，一定不看。

列宁：《给伊·克·叶若夫》（《列宁全集》第35卷第524页）

闪光的东西不一定是金子。托洛茨基的词句虽然灿烂夺目，娓娓动听，可是没有丝毫内容。

列宁：《论高喊统一而实则破坏统一的行为》（《列宁全集》第20卷第330页）

不回答论敌的原则性的论据，硬给论敌扣上“激动”的帽子，这不是争论，而是谩骂。

列宁：《对彼·马斯洛夫的“答复”的几点意见》（《列宁全集》第15卷第231页）

非凡的说服力，简单明了的论据，简短通俗的词句，没有

矫揉造作，没有专为加深听众印象的令人头晕的手势和力求效果的词句，——这一切都使列宁的演说远胜于通常“议会”演说家的演说。

斯大林：《论列宁》（《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50页）

如果使《共青团真理报》的文章通俗一些，要求写稿人写得朴实、简洁，并且象伊里奇（指列宁——编者）那样尽量不用外来的术语，那是很好的。

斯大林：《致〈共青团真理报〉编辑部全体委员》（《斯大林全集》第7卷第130页）

……工人作家不是现成从天上掉下来的，他们只是在写作的过程中慢慢锻炼出来的。所需要的只是更勇敢地动手去干：跌一两次交，以后就学会写作了……

斯大林：《我们的目的》（《斯大林全集》第二卷第244页）

我劝你（指苏联诗人别德内依——编者）安排“到巴库玩玩”，……如果你还没有看见过森林般的石油井架，那末你就“什么也没有看见过”。我确信巴库一定能提供极丰富的材料来创作《牵引力》（别德内依一九二四年写的一篇诗——编者）这样的杰作。

斯大林：《给杰米扬·别德内依同志的信》（《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文艺》第119页）

毛主席论写作

(一)

革命文化，对于人民大众，是革命的有力武器。革命文化，在革命前，是革命的思想准备；在革命中，是革命总战线中的一条必要和重要的战线。

《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668页）

在现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822页）

至少在帝国主义消灭以前，报纸，各种意识形态的东西，都是要反映阶级关系的。学校教育，文学艺术，都是意识形态，都是上层建筑，都是有阶级性的。

《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444页）

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

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805页）

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一定要完成这个任务，一定要把立足点移过来，一定要在深入工农兵群众、深入实际斗争的过程中，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学习社会的过程中，逐渐地移过来，移到工农兵这方面来，移到无产阶级这方面来。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814页）

（二）

人民生活……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这是唯一的源泉，因为只能有这样的源泉，此外不能有第二个源泉。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817页）

文艺工作者要学习社会，这是说，要研究社会上的各个阶级，研究他们的相互关系和各自状况，研究它们的面貌和它们的心理。只有把这些弄清楚了，我们的文艺才能有丰富的内容和正确的方向。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809页）

不调查，不研究，提起笔来“硬写”，这就是不负责任的态度。

《反对党八股》（《毛泽东选集》第三卷
第801页）

文章是客观事物的反映，而事物是曲折复杂的，必须反复研究，才能反映恰当；在这里粗心大意，就是不懂得做文章的起码知识。

《反对党八股》（《毛泽东选集》第三卷
第801页）

报社的人应经常到下边去，呼吸新鲜空气，不要长住北京。下去的人，又做工作，又当记者。

转引自《人民日报》、《红旗》杂志、《
解放军报》编辑部一九六八年九月一日
文章

（三）

凡事应该用脑筋好好想一想。俗话说：“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就是说多想出智慧。要去掉我们党内浓厚的盲目性，必须提倡思索，学会分析事物的方法，养成分析的习惯。

《学习和时局》（《毛泽东选集》第三卷
第902页）

……一篇文章或一篇演说，如果是重要的带指导性质的，总得要提出一个什么问题，接着加以分析，然后综合起来，指明问题的性质，给以解决的办法；这样，就不是形式主义的方法所能济事。

《反对党八股》（《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796页）

分析的方法就是辩证的方法。所谓分析，就是分析事物的矛盾。不熟悉生活，对于所论的矛盾不真正了解，就不可能有中肯的分析。鲁迅后期的杂文最深刻有力，并没有片面性，就是因为这时候他学会了辩证法。

《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413—414页）

……这种批判，应该是充分说理的，有分析的，有说服力的，而不应该是粗暴的、官僚主义的，或者是形而上学的、教条主义的。

《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417页）

这是一个用简洁文字反映实际情况的报告，……我们需要的是这类东西，而不是那些千篇一律的“夸夸其谈”，而不是那些党八股。

《鲁忠才长征记》一文的按语（一九四一年九月十四日延安《解放日报》）。

(四)

文章和文件都应当具有这样三种性质：准确性、鲜明性、生动性。准确性属于概念、判断和推理问题，这些都是逻辑问题。鲜明性和生动性，除了逻辑问题以外，还有词章问题。现在许多文件的缺点是：第一，概念不明确；第二，判断不恰当；第三，使用概念和判断进行推理的时候，又缺乏逻辑性；第四，不讲究词章。看这种文件是一场大灾难，耗费精力又少有所得，一定要改变这种不良的风气。

《工作方法（草案）》（一九五八年一月）

写文章要讲逻辑。就是要注意整篇文章、整篇说话的结构，开头、中间、尾巴要有一种关系，要有一种内部的联系，不要互相冲突。还要讲文法。许多同志省掉了不应当省掉的主词、宾词，或者把副词当动词用，甚至于省掉动词，这些都是不合文法的。还要注意修辞，怎样写得生动一点。总之，一个合逻辑，一个合文法，一个较好的修辞，这三点请你们在写文章的时候注意。

《农业合作化的一场辩论和当前的阶级斗争》（《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217页）

压缩是指分清条理，去掉空话，并不是说可以省略必不可少的词类，可以违背文法，也不是说可以不顾文字的形象性和鲜明性。有些写得好的报告，虽然篇幅颇长，却能引人入胜，使人不厌其长。有些写得不好的报告，虽然篇幅不长，

却使人难看。这里的区别就在是否有条理，是否说空话和是否合文法。

为修改《中共中央关于纠正电报、报告、指示、决定等文字缺点的指示》所加的话（一九五一年二月）

一九五六年国家预算报告中说过“稳妥可靠”这个话，我建议以后改为“充分可靠”。今年一月召开知识分子问题会议的时候，我曾经提过要“充分可靠”。稳妥和可靠，意思是重复的。用稳妥形容可靠，没有增加什么，也没有限制什么。形容词一面是修饰词，一面是限制词。说充分可靠，这就在程度上限制了它，不是普通可靠，是充分可靠。

《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316页）

（五）

为什么语言要学，并且要用很大的气力去学呢？因为语言这东西，不是随便可以学好的，非下苦功不可。

《反对党八股》（《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794页）

现在中党八股毒太深的人，对于民间的、外国的、古人的语言中有用的东西，不肯下苦功去学，因此，群众就不欢迎他们枯燥无味的宣传，我们也不需要这样蹩脚的不用用的

宣传家。

《反对党八股》（《毛泽东选集》第三卷
第795页）

许多文艺工作者由于自己脱离群众、生活空虚，当然也就不熟悉人民的语言，因此他们的作品不但显得语言无味，而且里面常常夹着一些生造出来的和人民的语言相对立的的不三不四的词句。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807页）

许多人写文章，做演说，可以不要预先研究，不要预先准备；文章写好之后，也不多看几遍，象洗脸之后再照照镜子一样，就马马虎虎地发表出去。其结果，往往是“下笔千言，离题万里”，仿佛象个才子，实则到处害人。这种责任心薄弱的坏习惯，必须改正才好。

《反对党八股》（《毛泽东选集》第三卷
第797页）

我看重要的文章不妨看它十多遍，认真地加以删改，然后发表。

《反对党八股》（《毛泽东选集》第三卷
第801页）

（按：本材料供内部学习，凡未正式发表的毛主席论述，请勿公开引用。）

鲁迅论写作

我以为根本问题是在作者可是一个“革命人”，倘是的，则无论写的是什么事，用的是什么材料，即都是“革命文学”。从喷泉里出来的都是水，从血管里出来的都是血。

《革命文学》（《鲁迅全集》第三卷第408页）

如果是战斗的无产者，只要所写的是可以成为艺术品的东西，那就无论他所描写的是什么事情，所使用的是什么材料，对于现代以及将来一定是有贡献的意义的，为什么呢？因为作者本身便是一个战斗者。

《关于小说题材的通信》（《鲁迅全集》第四卷第292页）

革命的文学家，至少是必须和革命共同着生命，或深切地感受着革命的脉搏的。

《上海文艺之一瞥》（《鲁迅全集》第四卷第237页）

倘若不和实际的社会斗争接触，单关在玻璃窗内做文章，研究问题，那是无论怎样的激烈，“左”，都是容易办到的；然而一碰到实际，便即刻要撞碎了。

《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鲁迅全集》第四卷第185页）